遇见渔光

东港中学八(7)班
学生记者 王瑾萱(证号D1133)

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，我以舟山传媒小记者的身份，参加了舟甬一体化象山研学活动。

活动第一站，是坐落在渔港边的中国海洋渔文化馆。刚跨进展厅大门，巨大的渔船模型就撞进眼帘，船身上细密的木纹仿佛还沾着未干的海盐。玻璃展柜里，不同年代的渔网、渔灯和罗盘静静陈列。讲解员告诉我们，从前渔民风里浪里讨生活，出海时全靠一盏渔灯在茫茫黑夜里辨方向，每一次归航都带着全家人的期盼。我对着那盏磨得发亮的旧渔灯按下快门，忽然读懂了展牌上“耕海牧渔”四个字的分量。那些带着海腥气的老物件，是一代代人与大海相依的时光印记。

离开渔文化馆，我们走进了石浦渔港古城。这座“城在港上，山在城中”的老城顺着山势铺展开，青石板台阶一级级往高处延伸，鞋底蹭过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面，两旁老屋的木窗半开着，飘出淡淡的鱼干香。封火墙的月洞门在巷弄里依次排开，墙面上爬着深绿色的爬山虎，风一吹就漾开细碎的波纹。

走到福建街的时候，带队老师停下脚步，指着街边的老房子说，八十多年前，《渔光曲》的剧组就是在这里下榻，取景拍下了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有声电影。我站在巷口往远处望，刚好能看见月牙形的石浦港，密密麻麻的渔船整齐停泊，桅杆上的红旗在风中轻晃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把粼粼波光一直铺到古城的墙根下。那一刻，老电影里悠扬的渔歌好像顺着海风飘到了耳边。

走在返程的路上，翻看相机里拍下的画面：渔文化馆里的旧罗盘、古城巷弄里的光影、海面上跳动的碎金……这一些仿佛是穿过老电影的胶片，落在了今天依旧喧闹的渔港里。

生活是一首诗

南海实验初中九(8)班
学生记者 秦宇凡(证号B370)

小时候，曾在祖父的竹篮里见过两样东西，一样是半篮刚采的野菊，一样是已经泛黄卷边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他教我读“不是花中偏爱菊”时，指尖沾着潮湿的泥土，肩膀上仿佛还残留着野菊的清香。那时的我只觉得这些句子读起来十分好听，却不明其背后的含义。

第一次尝试写诗，是在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夏天。

那天，我坐在祖父旁边，手握毛笔，却不知从何下笔。忽听窗外几声鸟鸣，看到被露水打湿的窗边小草，突然想到了“阳光亲吻着小草”。我笨拙地写着，祖父走过来看看，没有说话，却往我的砚台里加了一点墨水，说：“诗就像墨水，越熬越有味。”我似懂非懂点点头，心里对诗词仿佛又多了一重理解。

那年秋天，我和祖父一起去种地。农民们正挥着镰刀，收割着沉甸甸的稻穗，我忽然又明白“土地的忧郁”并不是抽象的名词。当天晚上，我在日记本上写下“阳光把汗水酿成米，农人把辛勤酿成酒”。秋天的景象，仿佛都有了另一种交代。

真正理解诗歌，是在初二的那个黄昏。考试失利后，我一个人坐在操场上，看着夕阳西下，掏出口袋里前桌塞过来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星星马的海，要等黑夜来读”，我在纸条的背面写上“时光的长河波光粼粼，每一片波浪都是答案”。

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字游戏，而是枝头的露珠，地上的落叶，或许是一只努力爬行的蚂蚁给你的启发，或许是一件大事引发的感慨，不论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世界，只要怀着欣赏和敏感的心，再平凡的日子都能活出另一种精彩。

如今，学业压力逐渐繁重，但在操劳和奔波中，我总会给自己留“一片空地”，时不时“仰望星空”。看到一杯清茶，我会想起“晴窗细乳细分茶”，看到孩童在微雨中顽耍，我会想起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。也总会想起祖父说的“诗在生活里”，努力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美，只是缺少那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

守护书页

东港中学八(7)班
学生记者 陈欣言(证号D1134)

我们常常仰望那些家国英雄，却忽略了生活中藏着的光芒。

校门口有位修书的爷爷，起先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每天坐在铺子里修书，直到一本撕破的诗集，才让我发现了他身上的微光。

修书摊很小，夹在两旁的商店中间，旁边便是个书店。铺子里只放了一张破旧的老木桌，上面摆放着胶水和各种针线，他每天坐在桌前细细修缝书籍，很少说话。每天放学我都会路过那里，却都只是匆匆走过。

平日里我就不怎么对书本上心，也懒得包书皮，书本破损、缺页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，我把向同学借的诗集随意塞进课桌，再拿出来时，看着破损的书页和裂开的书脊，我竟担忧起来。也许是害怕同学的指责，放学后我来到了修书摊前。

“爷爷……这本书能修好吗？”我用小得可怜的声音询问。他抬了头，露出温和的目光，接过书，没有说话，看了一眼后，点了点头。随后，他就开始了修书工作。我盯着他的动作入了迷：他先轻轻地抚摸书籍，像是在抚摸一件珍宝，接着拿出胶水，小心地控制着用量。他将书页一页页粘好，再拿出针线，在手中来回穿梭，最后用和书页颜色差不多的宣纸补上破损的地方。

见我盯着他的动作看，他笑了笑，用沙哑但温柔的语气说：“这书呀，就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干这一行好几十年了，就是看不得书被弄坏，同学你要好好爱护书本啊！”我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经历此事，我对他改变了看法。他这份坚守了几十年的修书职业，也教会了我如何珍惜书本，让我读懂了何为坚持和珍惜。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，但他默默无闻地坚守自己的岗位，让我明白了平凡的人也有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他对书本的守护，对文化的珍爱，令我无比动容。而这份坚守里的微光，也照亮了我。



素描人像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九(5)班
学生记者 王思源(证号B846)

慢工出细活

东港中学八(7)班
学生记者 丁嘉芮(证号D1136)

城市的霓虹灯总是光彩夺目，而在街角，却有一盏灯，隔绝了这座城市的喧嚣，带着最原始的温度。

那是一家木工店，店里的老板是位年过半百的老伯。他说不出一句流利的普通话，口音带着乡间的质朴与笨拙，长相有些严肃，初见时，总让人忍不住生出几分距离感。店里总是安安静静的，只有偶尔传来几声削木的轻响。如今，木工手艺像是被快节奏时代遗忘的孩子，比起定制家具，人们更偏爱现成的便利。

但那个雨天，却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街角。

暴雨突至，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，噼啪作响，没带伞的我只能狼狈地奔跑，裤脚早被溅起的水花打湿大半。一路东张西望，满心都是失望。忽然，那盏灯的微光恰巧映入眼帘。我心头一喜，一口气冲到这家店的屋檐下，像是终于归巢的幼鸟。“孩子，里面暖，进来坐。”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，我转过头，看见老伯手里拿着一块黄松木，正跟我说话。

进门，然后看着他熟练地操作工具，把这块木头推平、打磨，再用刻刀慢慢雕刻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。我忍不住好奇：“大伯，这朵花要雕多久？”“三天。”简短而干脆的回答，让我心头一震：一朵小花，竟要花三天时间？老伯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，轻轻一笑：“慢工出细活，木工这活，急不得。”

雨渐渐转小，我准备回家，刚跨出一步，却被他的声音拦下：“这伞拿着，别淋坏了。”我有些犹豫地接过那把黑伞，“那您呢？”“这店啊，就是我家。”我撑着伞回头，看见老伯又坐回灯下，继续雕花。天已经暗了，那盏灯散发着温柔的光，为我照亮了前路，直到转过街角，我依旧能看见那束暖光。

街角的这盏灯，没有霓虹灯的绚彩，却带着最质朴的温度。老伯的木工手艺，不是跟不上时代，而是在“快”的洪流里，守住了一份“慢”，在浮躁的人潮里，留住了一份沉稳。

老伯，你如那盏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，也让我看见，平凡的人，也自有属于自己的光芒。